

卷之五

澹寧居文集 卷四

文序

梁谿馬世奇素脩甫著

程穉修讀書考定序

書之有類自唐始一時讀書者以之徵富然實不知其徵貧也所謂徵富者物聚於譜事歸其林架既列以七層芽更成以十稔博古則嗤山海爾雅諸書爲措大而騁辨則笑劉顯之十九張綰之百六爲田舍翁一培塿立談間遂將掣王家五花簞以去此所爲富也乃若義多訂截語取支駢意專主於救饑體時嫌於裂錦或高

文典冊之滋漏而竹頭木屑之必存雖盈篋珠璣匪盡
出琅玕之腹卽滿眼雕績復何關錦繡之腸點鬼之名
輒登仙籙祭魚之獺亦賁龍文蓋不必捉衿固已露肘
間饒充棟彌覺疊床累紙而晉楚未成片言而盾矛互
見此又所爲貧也吾每蓄斯疑未能豁然千餘年才准
眉山弁州差極砭膏盲發墨守之致然非禱見於卮言
則錯陳於逸草問津者未免自崖而返望洋者誰更旋
面而嘻斯又所云寸鬱增嘗鼎之思而重譯懸指南之
恨者耳楚孝感程穉修先生具空世眼讀等身書閉戶

獨闕三才居今兼論千古珠雖罔象而自得途因多歷
而知岐念茲謬悠用爲考定大資帝典王謨之傳信小
備稗官野乘之亭疑或確引一事証數事之訛或旁總
諸家訂一家之闕此真合四部以俱了破萬卷而有神
太乙老人之所授其言而蓬萊仙府之所慙其秘者吾
於菀苑夙負二憾一憾不載茂先三十乘翻長源三萬
軸而儲公擇五老峰下藏書以爲副本一憾不覩莊孟
對語東方生郭舍人鬪辨而令齊泚崔仲舒說古今事
其側乃於先生竝見之昔人學取三多如先生庶幾

愧而沈隱侯又云文當從三易見易識易讀今經
先生考定舌無驚乎河漢蹟竝泐諸日星又何必食生
於贗書傲奇於澀體始關文章之至極乎然則類書如
先生而以徵富抑亦可謂富也已矣先生爲吾端伯年
兄導甫其治以文學飾吏方奏朱絲于漳水旋挹紫氣
於鍾陵計且抒吐鳳之毫入含香之直而端伯復稱長
慶之才子領甘泉之從臣繪賜蓬池照分蓮炬絲綸世
掌鼓予俟之曩蘇廷碩温大雅父子同在禁近未聞引
嫌而吳池高爲尚書令子騰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

屏風隔坐至宋吳正肅登二府父以列卿奉朝請自言
子班父前不可示法又不敢以私亂朝廷之制至願斤
去勿用上不可而止此數者亦讀書同異之林也知志
生早已考定無但援周公拜前者爲據

萬中丞疏稿序

吾曩讀邑志覩先達之著於人倫者如登禮讓之堂
接武遠布武而求嘉謨昌言確然可尊金石而未丹青
如所傳先代名臣疏議寥寥未少概見卽盛中丞之摘
奸秦端敏之平寇邵文莊之理漕當年建白今鮮有舉

其副而覆之簡者萬曆以來端文忠憲諸先生文章理學爲時師表先後封事令人低徊畱之不能去而於諸先生集中固什伯之一二也宋胡忠簡論秦檜書金人至縣千金購之吳師古陳剛中之流或鋟木以傳或申牘以賀甚爲之流離貶竄而不惜然而忠簡以其一見者也若陸忠宣則以其全見者也故諸先生之爲忠簡而未得爲忠宣諸先生不必以疏議盡疏議亦不必以諸先生盡也大中丞涵臺萬公守諫垣垂十載知無不言已撫東土條上利害剴切明至論者謂得古名臣疏

議體公當 神廟中葉士大夫敦尚風裁皂囊白簡織於公車下以言爲高而上愈厭上以言爲聒而下愈囂卒之止輦之聽不勝立仗之斥而 國體亦稍受其傷跡公諸疏如止禁地之兵一官府之法與夫省內員節內費語多指切乘輿一時言之如水投石者輒荷 溫綸報可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豈必大聲疾呼而得哉至議處 宗藩請破格寬入仕一途今且勒 令 矣人海而公河誰念其原者乃吾獨心折公 陵廟曠儀一疏所懇予建文之謚崇 景皇之號一代同心

秋篤論實自公發端記曰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此離離故宮之黍復何所望也屈平詞賦縣日月吾於公之疏亦云隋王河汾曰太熙以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無稱焉 明陳司寇官給事中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每誦此掩卷慄然心謂言不關國是而掇拾莫須有之葛藤以引其蔓於君父之前且不憚深文周納以伸之者皆駕而甚以枉者爾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未敢遽進而語忠宣意如公庶可以風也吾與公

仲子之同補弟子員又同社公方闔門養重以不得頻侍公杖屨爲憾適官京邸公冢孫承潔來謁選人手疏稿屬余較定盥香對之儼如對公喜端文諸先生之以其一見者而公特以其全見也因念端文一世龍門與公申雁行之好命亭之兄弟夔立修通家子禮惟謹蓋公之渾端文之大其中針水有相視而莫逆於心者公壯年謝中丞節歸久之 召爲南少司空宇內想元老壯猶幾於山川之出雲而公尋游岱去積之於公如長豫之於王丞相而復中道天造物報施於公父子

尚似在有無間今承滌兄弟束修嗣業萬石家聲且駸駸附颺景以起吾每恨忠宣子孫無表見於唐見承滌兄弟愛之望之梧捲手澤曰篤勿忘不謂疏議未足以盡公然終不爲疏議遂足以盡公也

擬晉錄後序

皇上御拯六年復當鄉國論秀之期臣待匱西掖奉命副臣衡晉士念前者曾一副桐圭之使高下厝隳周爰咨諏而未獲以風獻也茲藉手獲以士獻臣幸甚甚臣侍交戟見皇上宵衣圖理六年于茲所望皇

多士楨此王國不啻饑渴埃之而寥寥未有以報今歲在癸應後庚之三而酉又應王者之吉王韞而輝珠藏而媚此泰茅啓運之一候也臣所爲幸也晉爲人才之畢黍梁父自鴻荒至于今矣風石毗軒咎繇佐姚與夫傳巖誨殷而後如春秋之名卿漢唐宋之偉人傑士接踵比肩甲于方輿之志諸士已負笈而知之至明典最著者河津之理學洪洞之忠讜晉州之幹略山陰之直節耳然國朝從祀四人河津實領袖之定鼎以來兩大功其于新建爲先河者晉州也中涓之壽至瑾而

三高墉射隼自洪洞始而山陰忠在 國本陰護 貞
皇以啓 聖明夾日勲無兩焉然則晉才于前代以多
勝而 明代以少亦勝也俾臣徼靈三寸管而得一當
百又臣所爲幸也廼臣愚亦滋甚思臣之目未足以盡
晉之文卽足以盡晉之文而晉之文未足以盡晉之才
也夫晉堯舜禹所都也當時都俞一堂語未及經生尺
幅之半而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卽周稱雲漢
爲章者尚拱手而遜其日光月華之爛熳赤文綠字之
昭宣然則晉文所從來可概見矣 皇上聖作物覩觀

文化成寓內翕然誦堯舜禹復興知晉人士必有默效
方諸陽燧之感者臣吳蒙也冀以神者遇之如公子札
之歌唐風而知唐旣舌喏未敢自信若必舍晉三代以
上之文取晉三代以下之文操敝帚而問千金則雖令
司馬遷敘事于前柳宗元摛藻于後王維孫綽輩擬騷
雅而更唱迭和于中猶恐春華無益殿最况如後之汗
漫其言河漢無極者哉故曰臣之目未足以盡晉之文
而晉之文未足以盡晉之才也臣所爲愚也雖然臣終
不能置晉之文以醮晉士也裴晉公中立是爾鄉以三

不朽顯者嘗論文之異不在磔裂字句隳廢聲韻而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譬人之異不在倒置面目更易冠裳而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卽其時文起八代若昌黎者猶以奔放不受制嫌之蓋大豪傑斷斷於文章若此今詞壇之雋寡孤而登才不必敢望昌黎而一二少年慕効遂幾於旗靡轍亂有如晉公者可恥而止也它卽未敢知其于晉則近朱之赤也臣隨主者後業殫二十晝夜力射覆以悉其概矣而天下所謂磔裂隳廢而可慮者獨字句聲韻之間哉令臣以一日之文

信諸士而諸士不敢以一日之文信終身勿論負主司亦何辭謝晉公也故臣終不能置晉之文以醮晉士也且諸士不聞首重德行之明旨乎皇上諄諄申飭至恣其責于衡士之官夫臣等星言受事非如師帥一方者可寄耳目于長吏采妍媸于月旦所憑諸士三日急就之章耳然臣以爲神之相告無如其急而露焉者之真也臣聞文有六言揚之欲明抑之欲與疏之欲通廉之欲節激而發之欲清固而存之欲重所以羽翼夫道也審如是何必別言德行夫文藝之爲德行多矣諸

士生堯舜禹之地爲堯舜禹之文以事堯舜禹之君
正吳公子札所望而徵爲令德之遺民者願于是六言
終身焉而已不然臣以此取士復以此疑士亦猶祝南
轅而適晉也故臣終不能置晉之文以醮晉士也柳冕
曰聖人養才而文章生風俗養才而志氣生夫人知聖
人養才之權在朝廷而不知風俗養才之權仍在諸
士今諸士自小學以升諸類宮自類宮以上諸公車此
朝廷養才之成也然實諸士自養其才之始也諸士其
于鄉先哲而景行焉他日登仕版如其對公車清卽今
日對公車如其肄類宮時冕所謂天下之氣生而君子
之風盛者或者其有幾乎臣望諸士以此司德行文執
之合因以章聖朝科目取人之效無徒使太行王屋
析城底柱之精靈引舊德名氏而傲今茲以專美也臣
思釋臣幸彌渼矣

江西鄉試錄序

我皇上御極十二年歲己卯天下復當大比士
上
俞禮臣請命編修臣世奇偕禮科右給事臣洗往董
江西試先是臣宣諭諸藩駢駢原隰幾半西江窈

覲其山川咨其土風名賢俎豆如繡斯錯意前徽未墜
宜在後人今假三寸管盡攬其勝徵 皇上觀文化成
之盛臣欣然重繭以前也已念臣材質駑下丁丑冬拜
簡書自齊魯而吳越而楚舟輿往返二萬里方入都報
命衣塵未滌復濫竽衡文實不勝炤短鏡疲之懼已又
念 皇上宵衣求士臣丁丑分一經卽矢血忱冀弋獲
一二真品以報好是正直神之聽之或終相之旣 陛
辭星馳而南凡三涉水三逾陸幸如期至至則巡按御
史臣養心受任甫迺月竭蹙閤政視昔加恣而提調則

右叅政署司事臣鑛右叅議臣中鳳監試則副使臣源
昌僉事臣大中祇遵 令甲亢事惟謹乃捍所碎以考
試推官臣瑄臣時亨臣聖時臣拱辰臣中臣鑄臣臣永
吉知縣臣士瓚臣允佐臣京元臣昌齡臣鏞臣子烈臣
垣京臣履忠炳蕭而申以盟曰西江咫尺金陵 高皇
帝弓劍所式靈也且由己卯遡 龍飛之丁卯適 紀
紀 皇上臨保無斃以譽髦斯士又美周而復之如也
雖雖喑喑茲其時矣然誰引之高岡者勗哉毋負諸士
以毋負 皇上且毋負 高皇帝諸臣聞言心形增肅

于是進提學叅議臣侯峒曾所遴士五千八百有奇三
試之焚膏繼晷參伍毫芒得士一百有三人故額宗生
二人茲奉 明旨擴而三焉然臣猶敞罔如遺夜光於
玄圃也 皇上雲漢爲章首被 天潢綿綿之颺皆春
華而秋實矣猗歟盛哉事旣竣臣宜颺言黜士臣惟士
進諸生而計偕黜之者將進以諸生時所未聞也西江
皆先哲鴻訓具在士諸生時紹聞已久臣復何言無已
請卽以其鄉先哲之言言之朱陸同異左右祖迄今未
合而鵝湖義利之辨卽紫陽亦俯而折焉夫義利者君

子小人之門戶而文章則其門戶之標題令人望而識
焉者也以蘇張之人行伊周之文必不肖猶以伊周之
人行蘇張之文必不肖諸士爲義不爲利臣茲披其文
悉其概矣雖然義與利之分淄澠也名與利之分而不
盡分澠沮沱潛也士臨文附時流喜標榜之心卽臨事
畏誹譽避文網之心 國家歌鹿鳴以饗士 上求賢
下報主之義偕有之而僅畏誹譽避文網保一日之名
而止是卽義之參乎利者也故臣于文理取其衆著而
韻必取其孤行法取其從先而語必取其達性曰不如

是而遽信士之爲義不爲利譬諸望鳥革翬飛槩以爲
南山之百堵亦攸芋君子所聞而竄笑也杜甫云文章
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夫事未有不斷諸寸心而可遺大
投艱于天下者諸士旦暮起家事 聖主其推誠任下
俾無縈心于誹譽文網 聖主之意也其竭誠事 上
無縈誹譽文網于心蓋臣之事也故臣願諸士終以臨
文自知之寸心知之也昔周禮大司徒施十二教以迪
民于六德六行六藝三千大比鄉大夫乃禮賓其賢能
而材諸官今 制科所取者藝耳 高皇帝若謂藝而

德行具焉故以成周里選之法而借其名于藝亦借標
題以識門戶之意也且 國朝從祀四人爾鄉居其一
而文成傳習之于江西則亦周子之南安朱子之南康
也士州而習焉比于齊人之莊嶽而推以爲文藝與德
行之必不可分猶義與利之必不可合也諸士而不能
信心因令臣不能信士至或疑爲葉公之龍甚而訾爲
叔子之鶴是非惟負鄉先哲且負 皇上負 高皇帝
幸三復于棧樸之五章也臣少受庭訓惟澹泊寧靜兩
言而丁丑爲諸士祝轅惟不變塞一言塞之義近實遠

名固明志致遠之本而士品所從出也夫衡士以品如
治師以律武之誓牧野步伐止齊而已禽父之誓費勿
敢越逐寇攘而已正誼明道士之步伐止齊也正誼而
謀利明道而計功卽士之越逐寇攘也師不以律不能
制敵士不以品不能事君今之弊正坐此然臣竊合之
以文有無範而恣于川者曰是野戰之軍乎有言大而
無當者曰是馬謖之談兵乎有語纏綿不可了者曰是
樊伯之爲侏儒乎有用物于古而未化者曰是趙括之
讀父書而不知變乎已覆之什恒驗六七故繼自今近

實遠名律身許 國願諸士終以臨文自知之寸心知
之也諸士生際 中興 皇上披雲霧而見覲與 高
皇帝應雷雨而御天同功開之大則闕之深而 明良
作合愈亦不易邇 采廷臣言自十二年爲始于撤棘
後試其騎射兼優者御史列名以 聞所望士以六武
吉甫意甚隆且渥卽頃者西江方在亢暘臣與臣洗將
命甫入境而甘雨四澍歡動黍苗意 皇上夢卜精誠
格于 皇天當有起而嗣商霖之賚者諸士勿謂今徵
兵兵絀徵餉餉絀而悚然慮其難爲臣所慮獨徵才而

才絀耳西江人才陸海 高皇帝時一少年上庖西封
事萬言至感 聖神之至爲興才難之歎諸士如不欲
令專美枌榆茲亦其淬而發礪之日也先臣 大夏云
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士而聆
斯意則籌兵足餉猶諸藜燈芸火間濡毫吮墨之經營
云爾臣故願諸士終以臨文自知之寸心知之也臣世
荷國恩逡巡史局未效涓埃嘗展書 講殿親見 聖
明興學遜志遠逾訪落而焦勞集蓼爾游爾休尚如有
待臣將奉諸上文爲雖階先響以薦之諸士其人思報

講物慙而奉之者又不啻奉其制舉義時也先生鉛槧
摘次如道元注水經無不貫穿周匝所云甘泉遺儀南
宮舊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今日實惟一人而遣詞變
化又非止步前詰之高衢者曩弁州自題以大海迴風
而服膺於鱗至推爲峨眉天半然識者猶以其摹古而
棘未免優孟之譏先生時與吾輩談及意得處莞然曰
吾筆端濺沫飛流不自知紫瀾滄起若濟南奇絕姑舍
是而已蓋十餘年來古文家殘積餽飭甚於萬曆中葉
制義之綺靡先生意或有所諷也先生天才颯豎往在

京則引復進幾于朝讀書百篇文見七十士而諧笑
誼諍不妨締思每見其鴻章鉅構於治安天人可攀提
季孟間或遊戲赫曉正似柎櫛發藻於張生枯樹敷華
於窻子妄意蒼壁小璣借宗工三寸皆堪照前後十二
乘而或遂謂先生垂條結繁所擷取魏晉六朝之勝居
多不知先生包括宇宙總覽人物固以賦家之心行旨
文典冊之手而非建安黃初以下可採其芝醴之根源
也和長輿目潘安仁云拙于用多先生則淮陰多多益
善矣王仲淹歷論江左文士其云織人之文碎奪人之

主之義而無但一日之名是念卽臣亦可稍追素餐以
謝神聽不然猶所云鳳鳴而鸚鵡言也明發不昧義利
耿如諸士其終以臨文自知之寸心知之也哉是役也
內外克咸保釐則巡撫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臣
解學龍督撫南贛右僉都御史臣王之良分勞共襄則
按察使臣王庭梅右叅政臣吳麟瑞右叅政兼僉事臣
林一柱右叅議臣貢脩齡都指揮僉事臣丘上儀臣王
貽杰臣何其賢南贛叅將臣何其明而右叅議臣田用
坤以督運行右布政使臣葉有聲右叅政兼僉事臣何

萬化臣祁逢吉以遷秩行右布政使臣周應期右叅政
臣汪元標副使臣吳簡思 新命未任戶部主事臣汪
桂以舊權關未行主事臣朱芾煌以新權關至兵科給
事中臣李焟臣耿始然禮部主事臣黃熙胤行人司行
人臣吳泰來臣劉天慶後先以使事至例得竝書謹序

姚現聞響玉集題詞

當萬曆中葉制義綺靡姚孟長先生起而振以沉博絕
麗之文都人士卷鞢鞬而具槃匱者咸以古文詞奉
之已先生讀書中秘爲 國家典大制作都人士所翕

文誕淺人之文捷詭人之文虛對先生如婢見大家形
慙心死矣夫先生而藉魏晉六朝人爲林府者乎先生
前刻清閔脩梵諸集讀者已作多寶游茲特彙其所爲
古今文敘暨諸善頌善禱之言刻而題曰響玉昔文通
雜體所擬袁太尉從駕有毗謠響玉律句意取諸此先
生以真品正骨不容於時而養素丘園台階虛位竊比
田人歌頌之義也然今 聖明和渥方當頌上笏浹下
筵卽祈年肅駕非先生誰爲底巡河觀雒之績者伐木
首章言友聲而極諸神聽之和平古君子居恒所燕勞

其父兄誠勉其賓朋其登朝事主舉可誦之宗廟而鐫
之尊彝者也先生今之司馬文正都人士卷鞢鞬以
奉其文第以其文哉且晚入司機要而本此以拜手颺
言雖蒼壁小幾爲 天子英瓊瑤青玉案有餘矣若曰
是往復酬應之所爲作無與于二雅三頌則請俟先生
鼎鉉業就戩穀罄宜與天保諸什共奏諸靈臺辟雍之
上將有如季子觀樂審玉律而定爲治世之音者終和
且平其自此始

廣仁品二集題辭

吾友李小有氏主盟詞坵且三十年少時以開府之清
新參軍之俊逸爲宇內颺附幾如叔寶在雒陽市上時
已漸詣深微似輔嗣譚易子玄註莊妙氣來宅機鋒欲
沉經生拾其墨瀋後先拾高第去而小有尚俛首成均
稱諸生乃一意以度世勸人爲事南至吳越北極幽燕
凡郵亭旅館拈先民格言淋漓盈四壁初刻仁品取大
慈氏好生戒殺之旨而廣之又廣之自達官貴人逮三
家村嫗稍知行其德者無不載自鉅忠至孝逮尺帛一
錢活及蚍蜉生命者無不登小有曰但令刀林劒樹立

時解脫卽如吾身上青蓮不自知其疲于津梁也小有
熱腸俠骨於古今經濟貫穿周匝皆有成書卽仁義變
化何殊雷動風行屈伸指端而但其低眉相爲衆生慈
悲地所謂大豪傑用世八面之鋒安在余曰此乃小有
所以爲深於用世之豪傑也方今攬搶晝見含譽不光
止緣世盡殺機人無生意衣食窮而相尋於粗糲矜戢
耳倘三事大老暨臺省諸賢時念苞稂獲薪而毋繁文
法以傷民力撫按監司時念賦蛇政虎而毋崇繭絲以
列上考郡邑之長時念吏呼婦啼而毋取刻急以起能

聲大小鎮將時念折首殪兇而毋貪殺濫數以冒膚功
鄉士大夫時念推帑指困而毋多積厚藏以毒梓里卽
望屋橫行之輩可賣刀賣劍爲聖世良民並享太平
之樂矣夫盜有不化而民民有復化而盜者哉然則小
有非止度人亦以救時也且夫古之仁人未有無降伏
萬魔之手能行其慈悲六道之心者每見二三同志聞
仁品一言無不歡喜讚歎而其狠心鷹眼中懷叵測之
人讀之五體墮地僂焉若不能終日所云長歌悲於痛
哭冷水澆背逾於熱棒以爲低眉則具低眉相以爲努

目則又具努目相矣故曰小有深于用世之豪傑也昔
上蔡先生論仁以桃杏仁擬之謂其中含生意甫種卽
生小有今方借茲編爲下種耳有能認取小有婆心雖
結習深重自可直證光明當不至若所云三千年一着
花三千年一着子者吾願與五濁界人共勉之若小有
功行滿矣少文世臣兩氏俱先小有着鞭小有須後來
居上禪家應以居士身得度卽現居士身爲說法應以
宰官身得度卽現宰官身爲說法小有固將兼之他日
管領十年宰相幸無忘今俛首諸生一意度人時也

萬紫函詩集題辭

詩至唐李杜十二家觀止矣然於諸體罕有兼長者少
陵之沉渾而短於絕青蓮之高妙而短於律少伯絕句
與青蓮爭勝毫釐而律體亦復淺劣幾於才盡江上萬
歲樓一篇濟南以其少伯也存之然累少伯多矣右丞
篇什不知李杜之富而諸體差稱具美其詩以清微爲
韻以雋遠爲神標致近陶詮意近禪吾讀其與裴秀才
書至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
林外村墟夜春與疎鐘相間以爲是摩詰自寫詩境卽

其應制若帝城春樹之句味宮禁物色仍不妨烟霞如
鄴侯作宰相仙骨猶珊珊欲屏風上行也嗟乎詩至此
難言之矣吾友荆溪萬紫函氏平生固性癖耽佳句者
遇境得意不得意無所不詩詩無所不工吾挹其清微
雋遠之况疑與摩詰把臂人林而間借有韻語說無生
法又無殊身在摩詰石床香案間也紫函有小築在西
溪鶴鶴淒地林澗周環終年玄對筆底淪漣正藉朝川
月夜之致以發之獨至燕邸風塵淮濱鞅掌所謂一行
作吏此事便廢而又手賦成不減步不徑臨清流之時

天生勝情亦何必盡須勝具乎紫函高文典冊已稍見
於臨雍一賦方當入侍顧問爲國家襄二雅三頌之盛
知帝城春樹與幽篁琴嘯原無兩手意園一集卽以當
肆好之風亦可但他日宦成而賦遂初梁溪不遠至輕
鱗出水白鷗矯翼之候未知許我爲裴十秀才一從竹
里館唱酬否也

洗心齋文品序

辛未與溫陽成玄升同籍讀其文當囂聲熱燄時冷然
露靜者之色甚異之挹其人方長安看花裘馬與春山

角豔而玄升僻處東偏時策蹇同余輩一再論心而已
又甚異之已謁選令瑕丘一時能吏人人束濕薪治其
氓而玄升獨寬然與爲夏屋之渠渠又甚異之甲戌夏
余蒙 恩于沐便道晤玄升余方舉瑕丘口碑爲玄升
賡樂只而玄升謝不有仍與余言文字且手所訂定文
品授余商之余乃益有異乎玄升也日來月旦家多取
撫缶呼鳴求歡里耳折揚皇芻則嗑然笑矣顧玄升言
必稱風雅以進之偶三四識者痛削時趨稟裁先則亦
一二虛字虛語之乎者也以爲宣城之金鍼橋李會稽

之蕤賓鏡耳顧玄升又言必稱性靈以進之曰文非是
無品也玄升每共余論世局陰陽人倫臧否翻覆咨洩
如意幾碎而是編于忠貞名碩抒豪託素之言時借丹
鉛添三毛頰上所云咏供奉詩飄颻欲仙咏工部詩歛
歛欲絕者一經玄升遂覺生面躍然蓋非獨品文雖品
人不出此矣古今文自梁昭明唐姚鉉以下所輯無慮
數十種然 國朝功令特崇真氏正宗一書論者謂其
選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而指不本于古體不近于經
者無取焉故美而傳傳而久也玄升是編卽不必盡如

其嚴核意亦中郎之虎賁乎玄升云是編當藏之家塾以訓子弟所謂嶺上多白雲祇堪自怡悅余曰君今絃歌政成嶺上之雲業時雨化之矣 聖朝雅意釐正將有尊爲舉業正宗比于真氏書者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君姑藏以俟之玄升笑曰子厚不云乎韓子旣自以爲蜀之日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今吾子持論久已爲時指目而吾鼓歌以儻之吾方虞爲蜀之日越之雪而子乃以爲岱之雲也子毋道其溢言姑質言之存吾所爲品者

端友齋序

吾友吳巒稚端人也

黃口孺子則巒稚已儼然祭

酒人望其壇坫如在珠盤玉敦之下而巒稚雅契余兄弟似特以爲端而許之者已巒稚別去居毘陵教席之虜風靡雲附而巒稚向吾黨津津必首李仲達氏方仲達弱冠取高第天下艷稱仲達以及巒稚而巒稚自若迨仲達罹璫禍人齒仲達姓名如觸其父祖之諱而巒稚亦自若璫事敗仲達姓名縣於日月因人熱者又人人以不與黨人爲恥而巒稚仍自若巒稚先致書仲達

言仲達水竹吟晤時視公車高第如天上今搖筆得之
不過如是而已仲達極服膺斯語以爲深獲我心然當
件達就緹騎巒稚自改衣授粲外絕不屑效所謂燕趙
悲歌者以示慷慨卽三四同心尚疑巒稚爲落落乃知
不過如是一語亦有索解人不得者往余與朋輩參中
庸兩不變義謂有道減一分光彩是變必欲加一分光
采亦變無道減一分意氣是變必欲加一分意氣亦變
意惟巒稚當不河漢吾言巒稚用明經對大廷兩擢第
一長安士大夫願得附一名金蘭簿爲快而巒稚仍亦
自若巒稚今且分教茲國所獎掖後進當倍於居毘陵
時卽旦晚奏天人三策而茲國人士各理其師說以應
天子之對知天下艷稱巒稚又當倍於仲達取高第時
然巒稚仍亦自若也巒稚之爲巒稚不過如是而已噫
此巒稚所以爲端人也

皇明大題文韻題辭

文之未可綜今昔以衡也吾欲陳先輩文于今人之前
如以赤刀弘璧投三家村嫗之目胡盧不知爲何物然
高會規矩在焉毋敢廢也吾欲以今人文躡而躋之先

輩之堂廡如童子佩觿垂帶于老成有道之側人盡哂其不倫然子孫數世必有一人肖其祖者毋敢置也每見今日文人嚶嚶桓文自命而深文者或摘之爲懿操是未容置左右袒也夫質子質經誠所痛恨然時莠變而子史則猶近古之漸也子史變而經術則猶近雅之漸也故今日而必以先輩之文攻今人之文者篤於時者也或以我明制舉比於三唐詩賦夫唐貞觀神龍之爲景雲天寶也景雲天寶之爲大曆貞元也大曆貞元之爲開成元和也如昆明伯梁之類廟堂固有導之

者元和而下人主無復稱詩而聽西崑玉臺自爲綺靡無怪乎文情之淫而文格之下也我高皇帝聰明天且灑筆成文動根理要初場之限以三百言也二三馬之限以千言也蓋于立法之始已爲濫觴之懼聖嗣服代有釐飭一歸雅宗卽頃者子丑以來風氣小變賴天子文明御時申嚴功令提士子于濃陰襲霧之中而賜之以斗杓先民一燈幾熄復著故曰盛與中不可以分唐之詩而不可以分明之文也然則編之析之也何居曰曩松陵沈道立先生嘗用高氏選唐詩

注別爲正始正宗大家名家四種出入甚嚴推敲良苦
欲仿其意爲刪繁補漏勒成一代之業然念文心微
以淄澠易別水乳難分有始而疑於宗宗而疑於始大
家而疑於名家名家而疑於大家者况六十年來增華
如厲源流漸廣而冀以一人手眼遂定金湯之固雖震
澤龜陵復生有以知其不能也吾姑假編年之例微寓
分釐之思自洪永至嘉隆渾成澹漠如元氣方含鋒鏑
未露則均之乎初也自萬曆甲戌至崇禎戊辰高華精
采如旭日當空菁英畢耀則均之乎盛也其析爲二三

集者譬雅之有正變二集正多而變少三集正少而變
多然均之乎雅也故曰盛與中可以分唐之詩而不可
以分 明之文也雖然其分而不分者 聖明砥柱之
功其不分而分今駸駸見其端矣則士子與主司之過
也吳越之人論丹一言可喻羌胡之人終日談不得其
共知不知之辨也今搖管瀾汎累紙兼牘非其才多其
識短耳蓋自士務紉綴而失本領頒經書大全于學宮
而不必讀也頒舉業正式於禮曹而不必守也佻巧愈
繁典刑愈遠士子之過也人不畏父師之誠而畏朋輩

之褒譏官府之旌別爲榮名也今京朝官奉命衡文與憲臣奉專敕司學政士兢兢注萬目射之而雅意憐才不嫌軼格或投其故好而割愛之難也或喜其所聲而心謂置之且失士望也一言道合五色幾迷此主司之過也二者非必盡文之弊而文之所以弊也語云緜緜不絕蔓蔓奈何吾深引跂于剔弊者而取是集爲先非敢以先輩之文攻今人也聊以今人之文合先年云爾若夫綜衡今昔何可易言唐姚武功高渤海諸家頗擅月旦之重而李杜篇什罕見選本李猶寥寥琴上星杜則無一人格者矣其于昌黎所云光燄萬丈乃剌謬如是是品藻之無憑在一時者也宇內傳誦八大家幾如金書鐵簡顧以南豐之萎弱而爲之殿吾覆其集母論未可肩隨韓柳正亦不堪鴈行介甫而位置一定至今不祧是品藻之無憑在千古者也夫綜衡今昔何可易言吾姑聽之而用我法曰準曰式則吾豈敢仍題曰韻亦猶存雅意也

大題文韻一集題辭

吾讀先輩小題義如游多寶三月聚糧惟恐其盡至六

題則宿春糧以爲多矣曩時士子讀書窮理百倍今人顧其爲制舉文寥寥乃爾何也曰今人之病在游先聖之病在拘蓋不惟墨守訓詁幾於膏肓卽所謂文家格套如言學之必以明行也言政之必以教養也一唱百諾似羣鷲駢肩無敢同異間有一二慧人高悟冥蹟括篋往渡然象外之意繫表之言憂憂乎其難之矣吾見時人說文章大家必曰王唐瞿薛父訓其子師誠其詞相矜慎以爲高曾規矩在焉然鑒其神理大題自三數義而外正不知下筭何處邇來奇服之士又好稱慕

崑山德清崑山之大而不必勝其精也德清之奇而不必勝其法也欲以祧四大家之主而變置其俎豆吾未敢以爲然也至于薛文清之理學于忠肅之勲名王端敏之氣節解大紳李獻吉諸公之古文祠何須解虫臂鼠肝爲不朽而必引邇時贗鼎尸而祝之于帖括之林吾尤不知其解也楊子曰食其實不養其根今鮮華少年鹵莽而獲所食於制舉文之實已多而叩以先民典刑貿然如愚子之不辨菽麥是亦子雲所謂食實而忘根者也吾自洪永以下嘉隆以上取其心靈手別不墮

腔殼者標舉一二壽諸詞苑亦以先輩存先輩而已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與其讀今人改曲變度諸紉綴不雅馴之文也毋寧讀先輩文也

大題文韻二集題辭

唐殷丹陽之敘英靈集曰文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論其取捨挈瓶之流理則不足言則有餘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中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骨風律備矣實繇主上惡華好朴去僞從真使海

內詞場翕然尊古吾較文韻至二集欣然有味其言

國朝制舉文自成弘以前近貞觀之草創自成弘以後近景雲之藻稅嘉靖末年浩衍已極隆萬初申就簡之條浮靡盡削大雅蔚興上不至尋先民之紅腐下不至逐時賢之繆悠聲骨風律幾逼開元而推厥所繇則廟堂惡華好朴去僞從真之力也吾綜三十年風氣論之無如癸未巳丑壬辰辛丑四科爲盛而如丁丑楊貞復之析理乙未湯嘉賓之切脉又所謂一不爲少百不爲多者丙戌元神稍薄然如錢季梁黃畸人之標致亦

飄飄羽化而仙矣取以參英靈集中二十四公雖文體不同要于有雅體無襍體一也然則以甲辰殿何歟曰文至庚戌而盛始極雅亦始變然丁未兆其端矣甲辰雖風調差弱于辛丑猶肩隨之昔江左殷太常父子竝能言理有辨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夫今之文劇矣然令人轉思甲辰也

大題文韻三集題辭

往較十科文自甲辰而丁未駸駸有雅變之思焉今則幾以丁未爲貞元曲矣子丑以來文心日轉持衡之家

佐闢得傷賴 聖明御極清茂草而歸之周道然謂少年塲人人洗肝濯腑以稟功令識者猶未敢信也玄黃之戰曩在輦上今且移之書生八股矣程伯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當平氣以聽之文章之道何莫不然吾之于三集也視一二集稍溢而寬性素不喜因人熱者然矯枉之過亦復病之間綜數科論其長短丁未標格高峻微傷于削而一二宗工爲政點鐵成金皆藏典則庚戌湫滌萬物牢籠百態無所不有然朱紋綠色實開斑駁之漸癸丑空靈解脫卽巧或累理所謂元瑜書記

翩翩致足樂也丙辰羣龍無首氣色小減風骨尚存已未諸名家多有弓燥手柔之妙時見超逸更自絕羣壬戌奇理獨闢欲與庚戌爭勝其朱綠斑駁兼亦相似乙丑變而增華才人遊戲或爲效顰株累戊辰因之守常之上轉多反唇然尋源鑿空伐山開異亦誰能奪其千秋者至三四雅流素心孤往固依然中郎之虎賁也黃魯直題畫云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爲予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歎曰使俗子爲之當作

如是觀歟

小題丹素序

余之有事於房選而分大小題也自己未始也其分而復合也自乙丑始也曷爲乎其分而復合也曰房裁其五額裁其百同門牘亦裁其千剗剔氏利集之簡不如其牘也故合也而家仲與顧所止氏有丹素選周公西氏有大匡選如王石鬪富乃更極小題之勝余披襟對之不知筆之歌而墨之舞也所止才鋒秀逸紙落如飛意所不可一筆勾之家仲尋味義根持格矜慎搜同辨

異重復咨盡余爲戲語君兩人于品鑒家可當丙魏房
杜第令楮先生子墨客卿引考功法定麒麟凌烟兩勲
臣位次未知誰居首座耳所止及家仲莞然久之江文
通云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
素豈所謂通方廣恕者哉僕以爲玄黃經緯之辨金碧
沉浮之殊亦合其美竝善而已余每諷斯語疑文通夢
中彩筆千秋尚在不謂所止家仲先獲我心雖然文章
道變展轉難詰有不止文通所云關西鄴下之罕同河
如江南之異法者余識淺且固妄意今日之所謂丹非

也 如之望朱也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是則文
通之所謂丹而已矣其所謂素非素也寡人之敗絮也
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是則文通之所謂素而已矣
仲與所止校讎五閱月而竣業披沙揀寶旣已積有
苦心倘文通復起自當沉涵濡首卽余不佞且藉手省
此一段公案但語公西三尺珊瑚樹好共護之勿謂經
生遊戲之業未可叅入楚謠漢風間也

題吳虎侯書義

騷奇於靈均文奇於漆園龍門詩奇於青蓮少陵此皆

奇於窮者也虎侯之爲騷擬靈均其古文詞擬漆園龍
門其長短歌近體擬青蓮少陵而以餘力肆之制舉義
有淋漓感慨似其騷者有泚洋陸離似其古文詞者有
沈雄跌宕似其長短歌近體者然而虎侯窮益甚居叵
二三知己流觴白眼輒詠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之
句以爲下物余特笑謂虎侯造物者厚奉子子何以報
之客大詫虎侯窮不勝而何厚爲余笑曰誤矣世所稱
達人吾知之矣造物者不過奉之一進賢冠耳卽頭頭
第一不過奉之碧玉堂咫尺地耳未有奉之以靈均以

漆園龍門以青蓮少陵者而皆以虎侯造物者意良
厚虎侯何以報之虎侯目瞠不答余則又笑曰世豈有
才如虎侯而長貧賤者虎侯眼如箕手如椽警然與造
物爲戲造物者烹虎侯無狀聊亦以么麼戲虎侯耳八
虎侯才且老造物者氣且平矣豔色天下重西施寧九
微虎侯此其時哉虎侯每遇人問升沈事輒捉鼻云公
何以一日驕吾千秋顧造物者奉虎侯以進賢冠以君
玉堂而不奪其千秋也奉虎侯以靈均以漆園龍門以
青蓮少陵而不奪其一日也陽陵竝街隴蜀駢收爲虎

侯之造物不亦厚乎虎侯何以報之虎侯謹且應曰
操豚蹄而祝哉吾始藉手棗人特吾文請之造物觀
物所以報吾者何若若吾落落措大何以報造物仍
以三寸管而已

題顧所止後百二草

嘗涇陽先生領南解額士人誦說其百二草但得吉光
片羽皆摩天去茲所止魁本房木之用後百二顏其篇
曰吾不敢忘先君子聊以志也梁溪故文章隩區筭
上腴然三世以科名顯且以文名顯者自涇里顧氏始

一時目論謂造物者實厚施於木之父子而未知其
於報也說有二一曰報其世涇陽先生高節完名砥柱
千古木之席其澤而光大焉以逮所止兄弟視中原
獻不啻過之卽一第再第如河初出崑崙而朝暉始升
於扶桑是所謂世報也一曰報其身文士才高矣識不
必沈識沈矣思不必苦所止兄弟天授固奇髮未燥卽
沈涵濡首於文章自戊午從余遊三年共一篝燈凝塵
滿榻酬對都廢他人流連風月之夕徘徊花酒之辰一
切以筆墨代之語云巧不過習之門况巧與習駢至

乎是所謂身報也雖然報者天與人交相爲者也涇陽先生與木之之世澤造物者以所止兄弟報之所止兄弟之湛思力學造物者次第以春秋闡報之而造物者之鍾靈挺秀於所止兄弟所止報將安出也吾聞涇陽先生未第時夢緋衣神語曰爲若天上取一字地下取一字先生寤而恍然曰命之矣天取經地取緯也業者奇其事爲先生名世之讖而位不配德未竟之業尚以埃所止父子兄弟是其所以報乎茲所止文具在有眼共見有胸共賞百二勝跡涇陽先生不愧爲先所止不愧爲後安止卽差池其羽仍無妨鴈行也但文品之極當於平淡中造絢爛人品之極當於絢爛中持平淡所止且出而仕矣於絢爛近於平淡遠矣白衣蒼狗瞬息萬端寧直聲色貨利間無英雄豪傑哉吾讀所止文知所止之爲涇陽先生後者有在也昔漢諸儒召對輒稱師說余落落名場愧無片言以益所止獨三年一燈素心耿耿願所止終無忘涇陽先生以副本之後百二之意所止之報造物有餘矣時安止在坐笑曰匪報也亦以爲好也并識之作簡末一轉語

題王曼脩稿

文章兩大家唐推退之宋推永叔然皆由孤兒起讀二公所自敘淒然痛心舉家庭間尋常提命之事如三神山之不可至如蓬萊安期生之不可見而一則學者仰如太山北斗一則文章名冠天下始信筆精墨妙別有神焉以傳之也曼脩爲吾友凝明子凝明清妙高峙里中兒望其風氣如元龍卧百尺樓不復堪嚮邇而特驪就余兄弟與訂忘年交酒國文壇予唱女和昔賢三以一命僕五日一共筵不啻過之凝明常語余丈夫一人

知己足以不恨寧能向曹涂李志邑邑論肝膽哉時曼脩纔露頭角灼然玉舉精神已大於身旣凝明見背每咏少陵吾意獨憐才之句爲淫淫不已而曼脩方湛思好古盡發先世所藏書讀之摘藻管筆俱作鸞龍余對之輒破涕一笑呼凝明不死今曼脩雋南國余未暇爲余之鍛羽悲而爲凝明九原喜也曼脩曠心逸韻無減凝明而稍劑其傲骨所爲文巧運於理雋傳其道視一切帖括面孔如曹涂李志奄奄泉下便欲作阿翁一人知己之况而爍古切今於我法中可絃可歌於彼法中

亦不至欲殺欲割名山國門殆兩擅之嘗語家仲曼脩於凝明延祖之於叔夜季倫之於巨源也家仲絕歎爲知言茲曼脩馬首北矣長安日近砥礪千秋卽向之仰如山斗與名冠天下者直王家青緗故業未足以盡曼脩余獨念凝明去吾黨十餘年屋梁明月顏色渺茫而頃讀曼脩文淋漓低仰似西王母與穆天子話瑤池舊事覺命僕共筵猶是意氣間長物噫此所謂有神焉以傳之者也

張叅將暨配趙淑人誌銘

余流覽往牘知燕趙間多慷壯修異之士如李贄皇之勁節劉中山之憂時李左車之籌兵千載下猶凜有生氣已從吾鄉端文忠憲諸公悉趙儕鶴先生事則疑涉水清漣遂通洙泗恨不得親席間函丈承其德言辛未通籍獲交先生子計部公甫爲縷縷言先生生平宛如先生書策琴瑟在前也乃公甫又爲余言張公是先生婿而子畜之者以余所聞諸公甫合於公子崇周之狀公抑亦可無愧爲先生婿也已矣記稱儒行曰遽

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余于公
安得而終數之雖然請數其略公家世系其徙自山右
者遠不可遡其徵于恒山之栢鄉則有光祿恒華先生
以進士授職方當 神廟時上書爭國本奪職歸編伍
後贈光祿勳獲卹典如制而公其一索也公生而穎脫
無梨栗兒態蚤歲卽從儕鶴先生受心齋之學疏裳竹
笥湛思理窟曰姚江滴水尚在世自無問津人耳居恒
倣曾氏三省置日課一冊織悉必書雅不喜說無善無
惡法蓋公于姚江徹悟言外真堪礙世之買櫝忘珠者

時或煎液素鼎烹砂藥白非妄覲海上三神亦謂餐屑
飛丹之論可以引年恍如圮橋夜晤時邀二三赤松與
共語耳至於道風欲絕塵懷盡洗誅茅山曲有小草終
焉之志求公者庶幾在枯禪靜女畸人高士間所云林
卧觀無始將爲公誦之而忠孝天性終不似谿刻自處
儕鶴先生一繩以大義卽幡然回雲水就子舍念光祿
公位不配德修文長逝恨不以鷄骨殉痴床又轉念李
太孺人晨羞夕膳未可庶浮雲之志癸丑應武功試舉
進士期一破慈顏併爲先生荅十年教訓耳而意則夷

然有所不屑卽後捧檄赴戎行馳驅大同保定之間定
操法立教師諸軍令約束錚錚鼎鼎亦非徒爲轅門數
雁輦鼓聽江濤已也其所心期而欲效者則有岳武穆
報國精忠在每撫膺自奮曰嗟乎使專閫外者人人以
文臣不愛財武臣不惜死兩言勒銘座右寧虞匪茹哉
萬曆季年遼事孔棘當事壯公才調廣寧左翼營而公
薑桂性不因人熱中直指白簡無何事尋白含沙者返
頃爲悔願得終借公長城公思李太孺人在堂有羸老
之疾趣歸侍湯藥稍閒則焚香自課仍從先生掣性命

理學之簞閒似春雲淡又似秋水有引麒麟閣位置問
者輒高咏北山移文一通謝之而張大中丞累疏列公
將才復起公叅將鎮龍固二關其治一如治廣寧與大
同保定時壁壘旌旗煥然李太尉之入河陽云會先生
忤璫蒙禍詞將波及公以救得免論者謂不幸而爲蔡
元定幸而爲公均無忝名賢絳帳乃先生歿而公義憤
激發亦尋崇二豎其又如醫閭之事白沙非耶公好研
究六壬竒門星曆諸書手錄至盈箱篋前後涉歷塞上
幾二十年自當呼龍泉太阿爲知我而潛心克治垂老

不忘惟恐一念負先生是豈但具旄仗下形者丙寅李
太孺人捐館公年且踰艾至擗踊仆地不欲生其于古
功名之士所稱絕裾宦游者復何如也噫公洵無愧
先生壻也矣乃余于公益以徵光祿公之世澤焉光祿
初令長治清身愛民去後有懸魚買犢之思而公盟書
官署滕顏自額則安見廉吏之子孫不可爲也光祿官
駕部時倭躡朝鮮則議撤兵播酋叛則議剿而公老在
行間撫戢之下祇祇威威軍士無譁則安見芝艸之無
其根也光祿用真言去國至今讀其追憶夢吟有狂風

吹白水淡日走黃沙之句想見當年而公以援遼故不
事交際竟得明珠惹苒謗書一篋而歸則安見骨鯁之
無其家風也昔有美萬石君父子者云無是父無是子
無是子無是父如公又何愧其言公配趙淑人卽儕鶴
先生女幼而稔先生庭訓其謹嚴亦絕類先生事光祿
公事李太孺人皆亟稱新婦賢公旣多四方游委家棟
淑人婚嫁喪葬一切取辦淑人善病不親操作然常卧
治之勝所謂健婦持家者于閨範女誠諸集手持口誦
旁及經史輒能說其大義崇周兄弟未就塾師時先以

淑人爲師至言道必主中庸卽先生講座高言寧以易
之然則淑人其亦無愧爲先生女無愧爲公配也已矣
公生萬曆三年十月卒崇禎五年四月淑人生萬曆三
年十月卒天啓二年八月子二長庸周娶白次卽崇周
娶成女二一適魏栢岸一適魏朝陞崇周將以甲戌
月啟淑人兆與公合而介公甫來屬余勒其麗牲之石
余點筆次之如見公生氣凜然并如見儕鶴先生生氣
凜然也爲系之以銘銘曰 孰稟浩氣形朽名馥正學
不死大勲不蹙其屯爲膏其沛爲霖公也虎拜鳳毛麟
足公也鸞翔龍首魚服神清如蘭慮淡若菊道直則行
道污則伏生男爲字留香掛竹功溢邊庭玉藏山麓有
美女士佐其式穀巾幗鬚眉以愧碌碌穹碑甌峙等比
翼鵠千秋者誰與公昭穆

周翁少蘭暨配周孺人墓誌銘

周子公西州而從余游且二十年所閱風會文章之變
幾如浮雲白衣倏忽蒼狗而公西猶猶爾一日也余嘗
謂公西文心之靜可與入道道心之靜可與論文每見
時俗工巧相競追曲者必以公西救之茲讀公西尊人
所爲其王父少蘭翁狀乃知公西芝醴之有所自也翁
諱如經字爾典別號少蘭先世故廬陵人宋建炎徙於
吳其家錫陸墅則自進二公純始九傳至蘭汀公璧是
爲公父或有按譜牒言系出宋益國公者公志曰益國

在人耳寧在譜哉蘭汀公負奇節里無賢愚少長率亭
疑焉方吳太孺人娠翁翁寤生遲之三日夜家惴虞叵
測而族巨室燬於火翁顧獨身走烈燄中完其貲歸之
然不自名德也族有大役倩者居爲奇貨有猾胥某手
壽二十金祈翁爲之地翁笑且謝休矣吾不能瘠人以
自肥蓋二事者里中人戶能說之翁號自少蘭志不敢近
舍蘭汀遠希益國云爾翁生汀公具殊慧四歲聞旁舍
生誦詩卽亦能誦詩間爲蘭汀公誦伐木丁丁鳥鳴嚶
嚶蘭汀公大喜謂是子可儒翁亦喜自負吾不儒誰儒
者然以吳太孺人病且貧遂不能竟儒也而翁之好爲

儒益甚蘭汀公舉少子屬翁子之翁謝弗敢而所以子
之者甚於蘭汀公稍長就郡邑試請名季如綸字以君
言曰庶其用儒顯而徼君言亢吾宗乎然亦復不能竟
儒也而翁之好爲儒愈益甚則日夜以儒督其子
公會產大削窘不能具十脰諸慕公誼者人願效辟呬
勿以一筭器煩翁而時方束濕操儒生望青青者衿如
上蜀道難亦復不能竟儒也翁則支頤自慰曰嗟乎吾
家不儒誰儒者丁酉歲生公西翁始一開口笑曰是子
也可以竟儒吾其免爲北山愚也夫然而翁又不能待

也翁之好爲儒而終以儒困如此乃翁所謂儒故非如世俗飾虛功執空文安坐取富貴者翁生平所誦說儒之可師顧端文陳奉常兩先生而已其言曰顧叔時學不阿世陳志行能無負其官噫吾于是乃愈覩翁之志也翁赴人阨困存亡死生義不旋踵然任氣易動爲德不見恩時更見隙方蘭汀公垂沒有女侄以儉裝失舅姑心轉徙僮豎家蘭汀公不勝憤屬群從鳩財屬翁挺而訟于官久之事得直翁所舉子錢逾百緡群從各鳥獸散顧更挾債家恫喝翁似取壁上觀爲快者族叔之

傭以盜見跡跡且及主人翁先事爲之地宛轉以脫諸葛藹而家得無破然翁橐中藏幾與心計俱殫矣叔中讒人言更疑翁爲跡者之導也翁默不自明而其傾身立然諾爲窮窘委命如故蓋翁儒而行其俠取利濟於世近所謂有道仁人故翁之言儒吾愈以覩翁之志爾乃公西又爲余述翁軼事翁故多菘能尤長音律少試小賈從巨賈過所幸娼家有豔姝揚蛾發聲一座傾絕翁特摘繆處爲歌一再行豔者驚屬目翁周郎乃復能顧曲願得蹇脩託終身焉公笑不應卒以計脫去曰吾

不忍以蠅矢沐佩玉也姻顧生以濬河事受蜚語不懌于陳奉常先生釁且棘公察其寃盛暑趨先生所跣而行道失一襪尋得一襪紫淄不同色翁互繫之衣故青衣直入據上坐坐客及左右皆目笑已窺先生色益恭翁侃侃無所讓則又皆目攝之事竟得解一時以爲信陵夷門之風云嗟乎今少年溺聲色如沉淵布衣望樞要如謁帝如翁之孤立行一意卽儒者中有幾人哉配朱孺人雅具丈夫概甫于歸卽傾筐佐蘭汀公于貧而身自操作至衣不給椎布食不給糠覈夏浹汗冬裂膚

無怠色翁或墮人機穀甚之遇人譙呵輒私語孺人孺人輒用好言解之每陰誡其妯娌曰兄弟卽反唇譬以冰磯水亡何仍融然冰耳吾與若異宗而同室譬木有附枝斧斯離矣聞者謂其言可參顏柳諸訓故非獨翁不愧孺人亦婦而儒者也翁生于嘉靖庚寅卒于萬曆曆庚申得年九十有一孺人生于嘉靖壬辰卒于萬曆辛丑得年七十子二長服殷卽死而猶能狀翁者娶顧次事殷娶徐女三一適陳治川一適孫笙一適盧世英孫男二夢華卽公西拔貢生服殷出夢白天事殷

出女孫四 出曾孫男三夢華出崇禎戊寅夢華將
葬翁及孺人于 之原而屬余志其略余綜翁懿行
叅諸近時工巧追曲之人心逾增浮雲蒼狗之感也爲
志而系以銘銘曰 修儒之實不耀其名豐儒之積不
速其成終身鶉結賢於三旌先民有言知雄守雌與其
給人寧爲人給銅山金穴長視者誰翁之生九十年其
伉儷偕宅于斯者且千百年吾勒之珉以俟爾孫京兆
之阡

六息徐公誌銘

余於六息徐公之歿而不勝知己之痛也公故不屑作
熱面向人而肺腸冷然欲親眉睫歲已未携爾贊問字
於余余課諸子爲文素不喜循牆學步之論或疑非時
俗所服而爾贊亦迎纒解特稱蘭蒹每一莠落公視余
卅鉛之疎密以喜愠焉爾贊雋兩闈公對余輒推功出
藍當撤瑟前數日所郵爾贊黃岡書猶謬引余爲人師
余自惟齟齬之性不知何當於公而契之若此公今已
矣江籬辟芷間時想公神情而未能似也屬筆志公軼

事聊寄吾孳根貫葉之感於勿諉云爾公諱之鵬字徙南六息其號系出南州高士孺子後自汴徙澄江者爲宋開封守錮自澄江徙邑尤塘者爲成一公成一公五傳至最樂公以義俠著聲又四傳至斗塘公工詩詞有香山雒社風生子容愚公是爲公父大節載江上志配俞孺人生丈夫子四公其叔也公生而端凝如成人讀書日數十行下豪殖中落而俞孺人又蚤世公願領饑寒中且讀且慟淚痕時熒熒紙上已娶華孺人窘不能具裝短衣操作顏色腫噲以佐公學

容愚公所授甌脫二十畝至爾贊稍長就傳脯饗之費或妨其餽粥時有日上春未舉烟者公唔伊朗朗不減一歌商而聲出金石時也公旣自負其才所師友盡一時名勝戊戌彥會補子衿者十人而九公褒然最之意且旦暮問中原之鼎而邑邑未得志於有司公懷抱利器淬以薪膽嘗下帷里之陸氏半月輒一歸庀觴具奉容愚公爲家人歡語恒達丙夜甫辨色起問寢安否尋往矣兒時有老蒼頭呼謂公曰主人日怵怵刀俎孺子不學吾見其終爲魚肉也公慄然謝其言每至宵深

燭跋輒諷以當警枕卽遲暮行間時歎老蒼頭之忠不
去口然命之不猶公安之無廢嘯歌也公固能節嗇治
生華孺人黽勉旨蓄家用中起而公飯必稱其先日今
一絲一粒皆祖父薦藜所餘也居恒自奉不過菜鮭每
語爾贊孺子卽他年肉食勿忘此味爾贊貴逾敦素風
愆其舍中兒如愆辛螿有投暮夜金者拒之如拒塗豕
爾贊黃岡報至余適以 使命自楚歸爲公言黃人流
窳之苦公曰吾固知之誓不累孺子以官物余曰恐更
煩君載米之官耳相與莞然而罷憶自己未與公交時

爾贊尚試童子科已爾贊爲名諸生取上第人世涼燠
寒谷春叢而公猶故面目詢之公里黨親知車鄰寂如
茶椽無改亦猶故門庭也令人人如公世常無怪進賢
之熏灼者矣公于忠孝出自至性俞孺人病不解衣而
侍者三閱月歿而雞骨支床幾于死孝容愚公旣失偶
委柄側室時不免意表行事公夫婦積誠感之卒歸於
好容愚公以無疾終公念困諸生不得一慰釋書之泣
痛如喪俞孺人因形家言少淹窳窳至引三月而葬之
義搏額自責旣卜兆朔望必泣拜墓前攀枝執條泫然

餘涕遇春秋霜露或兩尊人生沒之思爲子侄輩追叙音綴語未嘗不繼以咽也爾贊初習爲聲偶卽舉王文成逸事與顧端文集中諸疏牘相敦勉曰孺子後日立身立朝之本也爾贊赴黃岡人有戒心公正色曰今以前父之子今以後君之臣致身許國此正其時而作兒女子態乎爾贊受命慨然危疆累卵卒以手口代之金湯蓋孫公不有其子然後爾贊敢不有其身也嗟乎公所爲者難矣公以戊午喪其伯兄癸酉喪其弟乙亥復喪其仲兄公周旋醫餌甚有身與卧起時飲食衣褥

以進之者伯兄先嗣侄國藩已議嗣公仲子當析箸時居取隘田取硯仍哀嗣產益其二女曰吾兄遺體惟此而已弟歿遺孤甫四齡尋病痘且殆值公季子之婚公不顧疾馳醫禱三晝夜始愈論者謂公之子猶子在第五倫上云仲兄有六子歿而始授產公爲苦心絜而衷之曰吾兄故無愧在桑非惟終事亦以志也族叔友梅早世有噬其孤春岩者容愚公卵翼之得全已春岩晚而喪子從兄弟垂涎其家將瓜分焉春岩憤甚薙髮以見公爲直而歸之尋娶婦二子春岩每向人泣吾兄使

吾無家而有家無子而有子公曰吾何能太史公無墮
先人所欲論著吾亦猶是爾公生平恩不責報義不求
知諸如卹人孤孀完人伉儷視人含禭事更僕未易終
而余所心折公德言者里陸翁故善公負公金歿而其
子欲償之公笑謝曰如必取償身後何貴相知生前嗟
乎今世俗生時相慕悅託寄妻子肉未寒而積錐刀之
息一網而傾其橐者寧可勝道聞公之誼不其有泚哉
余每遇公譚利濟事齒津津流芬邑故有同善會公所
助金必先且必多然猶向余咨嗟以人浮於金不得饜

貧人一飽爲恨公室西有巨浸行旅苦之公爲堤而翼
以梁利涉者今歌公不衰惜乎居下而施於人者不流
有如韓子之所云也然爾贊流之矣門人龔伯興不妄
語人也處公賓塾及公之存者僅三月而於公似有終
身之感者酒間爲余瀾汎絮語幾欲呼平原而豎子之
嗟乎余於公所以彌深知已之痛也夫公生萬曆丙子
八月卒崇禎己卯四月得年六十有四配華孺人貞吾
公女子三長調元卽爾贊丁丑進士湖廣黃岡縣知縣
娶張次調鼎庠生嗣伯後先卒娶黃次調律先卒娶湯

女三一適黃餘蔭一適廩生唐德亮一適顧永賢孫男
四調元出者三調鼎出者一允孚娶張先卒允懷聘湯
允文聘秦允迪嗣調律後聘施孫女五一適劉龍漣一
字錢尚賢一殤存字胡永祉一字張起一字顧榮爾贊
自扶服歸卽爲公謀襄事周歷原隰餘一年而始得吉
筮余謂地者聽於人非人所聽也如公父子之好行其
德而不得吉地無以勸爲善者矣如公父子之好行其
德而必若形家言所爲吉地無以解夫不爲善而終日
營吉地者矣故余與爾贊終不筮地筮人也爲銘其石

以信之銘曰 齒不必及耆而壽於彭鏗曰惟德之貞
貴不必及封而重於公卿曰惟德之馨身也儒而名子
也吏而清厥有七十二峰之崢嶸與三萬六千頃之渟
澄以貌其生以固其形不騫不崩以穀其孫子者億千
齡嗚呼心爲岡陵人斯傑而地斯靈繫其公之所式憑

狼山汝敬江公墓誌銘

白狼江公汝敬諱師程別號明宇吾恩選同籍契此之父也凡推擇爲鄉祭酒者七故稱鄉祭酒云江裔出梁昭明有德裕公者爲唐八葉宰相長子唐末耻事二姓指江爲誓因更姓江傳八世景仁公遷新安人名其所居灣爲江灣又傳十八世仲祥公遷崇川人名其所居場爲江場亦猶叔牙之鮑城中散之稽山以寓南國甘棠之意也仲祥子克用克用子彥通譜牒失其字號契此兄弟時負諱名之恨嗟乎身隱無文何論名字哉彥

通生子七六爲志學公傑傑生子六三爲伯恩公潤潤
生子二長爲宗飾公鑣鑣生子二爲北源公模世臣公
柱皆娶於盧而盧居呂四有東西場北源娶西盧世臣
娶東盧妯娌而姑姪也北源公子二長霽宇公師周次
卽公世臣公能於書以天歿東盧夫人哀號爵踊長跽
請公於西盧夫人撫爲子時生八月耳東盧夫人苦無
乳以枯乳乳公至腫血從一孔中出迄公周晬能茹粥
糜而後止見者憐且異之然公卒以是患重聽不竟儒
年十一東盧夫人卽命游成均長而砥礪名誼爲世作

範然卒以重聽老布衣公每自飲泣謂養我恩倍生我
而力薄未能爲東盧夫人白上殊節乞赤文綠字之旌
恨恨無以比人子乃郡邑長吏雅重公輒云老丞廉吏
重聽何傷戊寅齒八袞猶有拈小詞引清修未暮爲祝
者而公未幾厭世矣公家薄有先疇世臣公旣夭折大
刀者踞產以千計先世文簿故貯北源公笥中北源公
歿家人火其籍所沒歲入以萬計里閭之黠張矰繳以
弋公而掩有其田宅囊篋以百計族黨親知執券而望
公爲困或編戶之氓乘公利濟借子虛亡是以市義於

公者又以千百計然公知爲德而已餘無知也公所緩
急人者卽傾帑或破產無恡容人所負公者卽爲葛藟
或爲叢棘無悔心東盧夫人用十指持家簡髮數米翼
以紡績而公又善別土性因人力縮入浮出歲月以息
之家以中起然猶不逮霽宇公之十三有愆憑公別爲
世臣公立後歸而與伯氏爭方幅者公泣曰吾忍忘吾
毋枯乳乳吾時乎拒弗應霽宇公旣內慙公謀抱契此
爲子稍佐橐焉公配崔夫人曰吾兒豈寄人籬下者且
伯二子梟也梟鳳何能爲群亦拒弗應公每周一甲輒

焚子錢家券而契此方以不能齷齪廢箸愛公者勸公
少爲子孫地公笑曰貲而能散此吾貲也卒亦拒弗應
或聞之疑公矯或美公讓公笑曰吾讓誰爲爭者意夷
然無有也公幼輟讀然於忠孝格言特有闡解東盧夫
人性故剛多恚少喜公與崔夫人竟日夔立伺食甘否
爲欣戚所奉東盧之族與女弟之適尤者如奉東盧夫
人霽宇公宦南粵西盧夫人子處公爲合宅而居朝于
東盧夕于西盧而兩夫人一忘其子之後於人一忘其
後者之非吾子也霽宇公出納故不貲公爲代總筦鑰

一錢尺帛皆如弘微故事而霽宇公忘其宦且忘昔之
曾以去籍乾沒公者也霽宇二子以交瘡殞其家惡而
相矛並罹徽纒公爲歸其視字其孤而人忘乎霽宇公
之無子且忘乎公家之爲南北阮也公宗人錯處海上
紫魚塩其婦女或藍縷而至公必命拂席遲之崔夫人
必飲之食之春秋墓祭必徧於祖父行之爲若敖者而
人忘乎屬疏戚單之非同氣孔懷也公家所輸歲課視
州之人必先所爲官府佐脩築賑饑乏視州之人必勤
壬申詔下郡縣理魚鱗冊公謂此王政之本人經田緯

一出手書諸老猾善五里霧者爲氣沮偶讀忠經至兆
人章祇承君之法度行孝弟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
賦掩卷慨然曰嗟乎此余志也假令公獲領彈丸小自
表豎何至如今四事頻奉明諭而木敲空羨尚同兒戲
者然而公所居擬庚桑之畏壘辛酉海寇過其門見屋
角金甲神長亘天悸而去已卯饑民之噪相戒無南行
驚江八十翁卽年來調蟾徧野而江城案堵公之仁義
實金湯之矣公三世祖墓瀕於江族耆長議改遷公庀
貲獨任之所遷主穴一昭穆穴五而置其旁一穴之疑

者忽枯骨烏烏作聲公視以偕遷而息或謀建祠祠火
星祈數金於公而陰屬浮書十金以倡公曰吾不欺人
敢欺神乎如數次第予之夜夢火神至如拱揖者萬曆
戊子江南北幾赤地公甌脫所登較他人膏腴者輒倍
余嘗論公之德非惟人歌舞之鬼若神亦尸祝之吾黨
頗許爲知言公所延師友盡一時之勝契此兄弟蚤歲
周旋彥會珠盤玉敦人以白琅爲葵丘而九試未得一
第或疑鬼若神之醜公未盡驗然公居恒好言柳氏家
訓謂富貴而敗羣不如圭筆之貽安然則契此兄弟束

身養志以視儼然朱紫而契瑜者公不且莞爾自慰青
瑣固榮於三旌哉公幼命名取師法明道夫子之意伊
川之叙明道曰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內主敬而行以恕
而紫陽則論之曰先生之學以誠爲本吾綜公一生持
六字訣曰忍曰方便曰守本分自爲子孫而奉其先爲
父母而訓其子孫爲幼而事長爲長而下幼爲鄉之格
人而循墻處錚以爲之師拯危解紛含垢藏疾以爲之
保於寬和敬恕四言已恒似是神而爲德之摯如饑遇
餐垂革前三日猶喃喃云速糴義米公於誠蓋生死以

之矣然則公幾全體明道而契此兄弟必欲分體以肖之豈所謂掇皮皆真者耶公量不盈二合然喜人劇飲雅得浩落之趣奕不敵國手三四行然喜與人對壘勝負俱欣然一觴一咏遠希蘭亭每想明聖湖頭恨帶水爲塹時卧游之此又公之爲河南不妨眉山者吾往追雒蜀之事謂明道而在必與東坡把臂入林今逾以思公也已公生嘉靖己未六月五日卒崇禎己卯四月十八日得年八十有一娶崔夫人光祿少洲公女少宗伯東洲公孫女生長世閥屏絕綺縠布糠覈終其身是

無愧公偕隱者先公三十二年卒子五中道州庠生娶郁中立州庠生娶成中岳國子生娶高中岩卽契此選貢生娶姜中岷州庠生娶朱女一適海門庠生成夢周孫男十五人中道出者大來日靖日乾中立出者日新日躋中岳出者日耀日衡日省日高中岩出者日宣日文日孳中岷出者日裕日彩日知孫女四人曾孫男十四人曾孫女十一人嫁娶詳狀中公孫曾統膝三十餘人椒聊蕃衍當非可升刍量者江場之爲江也甘棠之報其未有艾也契此兄弟卜以辛巳十一月葬公世臣

公墓之昭墓在范公堤廣尋四十畝故霽宇公田田故
斥鹵東盧夫人以上腴倍易之乃可先葬崔夫人或議
改營兆域公念東盧夫人易田時而泣曰吾百年後魂
魄固無忘吾母今諸君葬公亦猶公之念東盧夫人也
爲誌而系以銘曰 其身則隱爲山水友其德則榮爲
鄉祭酒正其誼不謀其利以爲人後明其道不計其功
以爲天壽母我負人寧人負我高貴者以修德爲石田
而公之家是薰是蕪十千維耦穀於爾乎詒禾於爾乎
善且有江之水海之廣以旌 爾夫婦公侯之後必復其
始其以遲爾子孫之終畝

江上黃錫余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當萬曆季年文章家以掇拾餽餉爲工因陋守舊格卑
氣弱江上黃介子錫余兄弟始以通經學古之業摧陷
而廓清之所爲文必稱先輩於先輩必稱守溪鶴灘一
時陳牲載書人如稟三尺而介子兄弟高簡自遠意所
可傾身與交流言及之不反兵以鬪所不可幾欲設版
以拒焉於是見者或以爲仙或以爲狂然而二黃無有
也介子每語錫余江東無我卿當獨秀錫余則時引詩
人求友之旨以諷介子與人論古今得失成敗興亡治

亂所繇感慨辛切涕或沾襟偶遇事發憤目直上視錫
余每自歎默雖在激盪無傷夷粹世又疑介子神鋒太
儻不如錫余落落穆穆然而二黃亦無有也介子言錫
余無心以介子之心爲心介子所然然之所否否之所
然而忽否否而忽然又忽然而忽否之昔王大尉兄弟
每四海人士已經平子則不復措意嗟乎此介子之神
鋒乃以成錫余之落穆而二黃所以爲二黃也錫余名
毓初錫余其字曾大父宗周公捐金二萬粟稱之築城
脩倭事載邑乘大父海南公工詩任俠父彙所公以純

孝特聞三世並紀於人倫錫余生八歲卽能口占小詩
十八游鄉較與介子稱兩壁人壬子以歲試第一廩學
官自是凡試第一者七人謂黃氏有世德篤生介子兄
弟江上地靈且望其家爲尾閭一時同志心擬錫余骨
法尤貴或當弟先兄舉而年未三十賫志以天乙卯落
第東歸道句曲雲陽間爲逆旅主人所侮撫心悲惋咯
血殷紫尋病病而哭其友郭明卿尋劇劇而尋不起文
章憎命達是耶非耶然而錫余亦無有也吾讀嚴印持
所爲錫余臨終紀實去來之際了如觀果或以慧業生

天理固有之然靈運學佛中散好道迄於無成亦豈盡
慧業文人可及者錫余事彙所公及母張孺人年近三
十尚有嬰兒可憐之色旣娶尚與介子同卧起家園彙
所公爲咏共被知寒煖之句自幼至長無私財而時空
囊以急友生獎與後輩片言若驚同志切憇至引繩批
根無少假然雅不喜麤翹爲直居恒謂朋友相規寧以
舌母以筆自皈依雲棲卽做功過格一日敬肆勤惰必
書晝所持戒夢亦同趣津梁衆生蠶虱無倦當病危彙
所公固彊食肉不可許以闔門戒殺放生充類至盡然

後可又命學養生家言曰一念妄覲長生卽墮外道凡
此皆錫余至性深識佛家獅乳醍醐而錫余所以爲錫
余也邇來文人狂慧乃至借六朝爲膏沐聚五燈爲資
振異見毒人慘於矜戢嗟乎其可令錫余見耶錫余配
陳孺人父臬副沅洲公母王恭人生七歲恭人歿服勤
事父盛夏執扇驅蚊蠅侍立竟日聞沅洲公譚忠孝節
義事輒喜沅洲公每病輒先知若神者告之十九歸錫
余曲盡婦順錫余沒擊心爵踊方焚衣舉身擲火中左
右力挽而出彙所公夫婦挈五歲孤泣曰如此稚子何

兩小姑指彙所公夫婦泣曰如此老人何則又曰萬一稚子歿老人傷如此逝者何孺人頷之亦泣曰吾死爲死者死生爲死者生嘔血悶絕久而蘇趾未嘗及屏聲未嘗及榻奉彙所公夫婦必與介子方幅平時視色喜愠病視候增減爲安否而家之人忘乎錫余之不終爲子課其孤大澳嚴倍於師淚時與杖偕下幼卽勉以讀書立志無忝前徽而家之人忘乎錫余之不終爲父晚年精思內典趺坐小榻一日忽悟如見心地法門垂革問以家政曰吾心曠無一事時方秋暑及歛色如生蓋

依然錫余當年吉祥殊相也錫余生散處內室嘗爲太虛禪師言吾卽旦夕離火宅必不令眷屬圍繞號泣嗟乎如孺人者又何不可向雪山雙樹與錫余稱無姻夫婦也哉錫余生萬曆己丑十一月十九日卒萬曆丁巳八月二十三日得年二十九孺人生萬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崇禎庚寅七月十六日得年五十三子一卽大澳諸生娶繆孫二智樾殤智榜未聘錫余所著阿堵經曲竟然諸篇藏于家大澳以辛巳八月合葬錫余夫婦蔡村之新阡而手介子狀屬余志其墓余讀未竟

如錫余在焉呼之而出因念歐陽廬陵之紀君山子漸
子野而愀然於兄弟朋友之際也君山年二十八以死
廬陵痛惜爲天下奇才子漸弟師魯見枉子漸爲歎息
憂悲至謂生可散歿可樂子野同廬陵官兩京幕府一
時賢豪所聚角逐惟呼而子野退然不動聲氣無何相
繼淹沒卽數年間維人追思以爲無復嚮時之盛錫余
固當世材使蚤富貴當有所表見卒困諸生欲如君山
用小吏自發舒亦不可得沒時齒僅浮君山一歲耳錫
余兄弟負重名錫余沒二十餘載介子猶周旋行間施

不出鄉里其枉視師魯孰甚錫余而在歎息憂悲當何
如者壬子余與錫余兄弟待試長干時句曲張賓王方
鳩宙合大社賢豪之聚盛於西京對錫余輒令人想子
野退然不動時而不數年錫余沒江上遂以介子爲碩
果如子將印持閑孟季和輩墓草亦且宿矣誦廬陵所
云交游難得而賢豪不嘗聚者正使長干人亦當低徊
追嚮時之盛嗟乎錫余之死之可悲何止關錫余一人
已也錫余共增余方舟送王坦山先生於毘陵自謂極尊
酒細論之樂爲生平最勝余每自惟負墮愧茲素心而

介子爲錫余錯舉友生云孟長孟旋韋玉君嘗皆蘭簿中人思雲泥虎鼠不知者見詬未敢相引噫余愈以爲錫余悲然而錫余終無有也爲志而系以銘曰 文卽未庸起衰者尊其功道卽未通誦誼者懷其風天旣生才云胡忌才世皆哀君君又何哀有兄法門並稱龍象婦也後死亦示殊相維君之年視喬嶽久父不哭子老不哭幼在世則然君終無有西來之意不立文字君墓余銘聊以爲似尚有典刑以傳爾孫子

羅質齋先生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辛未與羅子小遜同譜又同館且同志余視羅子一年以長而羅子尊人質齋先生視先君子一年以長每比舍論心交述兩尊人懿行私以有賢父兄爲樂已憶兩尊人杖屨又相對淚數行下丁丑羅子分較南宮出闈聞質齋先生訃余過唁羅子哽咽不能出一言已卯余較士江右出闈聞先君子訃羅子過唁余亦復哽咽不能出一言而羅子手先生狀屬余志其墓余五內如盲未忍讀讀亦未忍竟也旣營先君子馬鬣畢痛小定乃

得按狀次之先生諱文炳字質齋其號系出晉叅
軍企生唐宋間多顯者經元亂譜軼不可考至景煥公
始居豐城之京堆八傳爲欽殷公生丈夫子六人先生
行居四配陳孺人爲高安陳隱君女先生奇穎亦奇窘
娶孺人兩月卽析箸而欽殷公故無箸可析僅數椽容
膝一缺盜貯水耳先生力不辦膏油則時向諸從分壁
光以代然黎顧特好誦龍川推倒一世智勇開拓萬古
心胸二語謂爲人爲文當如是家旣無藏書假借鈔誦
幾如所云日課五十紙者於是學殖日起淹博更勝青

箱子弟而迤邐諸生不逢年輒携敝篋備經三湘取十
艇給兩尊人薪水孺人茹荼佐之期盡兩尊人驩先生
忘其客兩尊人忘先生之客也兩尊人病先生方躑躅
千里外親舍白雲勞勞夢寐孺人手調衣食謹視增減
以遲先生歸先生因試事卒得先期歸奉含殮如禮人
謂先生與孺人孝感云先生有二弟皆蚤歿先生索孺
人簪掃治喪具孺人傾筐予之無郟色曰勿重傷兩尊
人心也小遜負夙慧先生用薦裝委之而孺人內輔以
嗃嗃譙讓不已或繼之夏楚曰吾家硯田蕪矣小子不

昏作勞而望有秋乎族故有上吏爲要人垂涎日久惛
先生不敢發已陰購藐諸孤而設版焉先生輦感語小
遜曰小子志之他日得志母如某以進賢冠爲封豕也
小遜兒時偶瞞一貴人于門孺人咄然曰何美彼爲有
志者竟成耳小遜試參利鈍問孺人輒引義命相慰藉
曰儒家母獲長有菽水幸矣識者始知先生夫婦豁達
具遠識沾沾我鞵子珮爲富貴容非先生意也孺人見
背垂十年小遜始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先生寄言曰食
貧吾素吾幸無渝以憂汝汝亦幸無渝以憂我已小遜

選讀中秘先生寄言曰讀書汝素汝幸以閒局無憂我
我亦仍以拙守無憂汝余每過小遜邸中見其圖書數
卷兩平頭執爨兼以應門意况閒寂不類燕市詫曰子
何必減元魯山小遜笑曰吾視吾翁在家爲喧矣壬申
先生卧疴趣小遜歸里所寄長安書聞者爲雪涕小遜
甫得請則趣歸里而先生眠食已適亡何又趣小遜還
朝曰汝身獻矣中外多故忍視至尊獨憂社稷乎且老
人以餘年望國恩晨昏小孝吾無所事也小遜則又趣
還朝而不兩年先生遂厭世識者始知先生與小遜敦

勉以忠孝大節但取息偃棲遲聚首爲家人歡非先生
意也先生生平以膽氣自許有虎而翼以噬其伯氏者
伯氏孱不敵先生代直之卒以見覘里人坐睚眦或至
滋蔓先生片言亭疑葛藟爲解率意息去然先生故夷
粹自將不能踈人人亦樂親之量僅勝數合而清尊細
論眉山所謂浩浩落落深得酒人之趣者顧無以逾先
生每朔望鳩族衆申明 高皇帝六諭觸類引伸諷厲
良苦晚用月旦推擇爲鄉祭酒望者以爲尊嚴氣盛德
氣先生兼有之無愧其典云先生生嘉靖丁巳正月十

三日卒崇禎丙子十二月二十日孺人生嘉靖辛酉五
月二十三日卒天啓壬戌九月十六日子男三人長卽
小遜名大任翰林院簡討娶盛次大儀娶熊次大俊郡
諸生娶陳繼熊孫男五人拱垣郡諸生娶陳拱奎邑諸
生娶盛繼吳拱璧聘史拱辰聘劉大任出拱台未聘大
俊出孫女二一適諸生田先春大任出一未字大俊出
曾孫一秉仁未聘拱奎出曾孫女一字程拱垣出小遜
奉遺命葬先生仇儷鳳山之原而余叙其軼事半得之
小遜比舍論心時所述者乃余於先生特有深感也念

先君子少食貧筆耕奉母刻自洒濯如徐偉長所稱聲
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頗不下先生余
兄弟自知對偶卽受先君子辟耳長而負笈東西未能
時定省先君子不爲嫌晚始通籍又以驅馳原隰不及
視先君子含殮亦雅與小遜之于先生類至先生生未
膺一命先君子僅膺一命而差池數十日不能待兩家
好行其德同所低徊而負憾於食報同然余讀太丘家
傳至公慙卿卿慚長未始不容天爵之貴而先生之享
其全也夫世之因終窶隱忍嗟來與父兄子弟交相席

以熱燄而天人並厭其燼者豈少哉先生貧不質節貴
不增華登於大臺爲時完人卽一經而外未免屢空不
愈堪自怡悅乎余析薪之荷遠愧小遜然得藉先君子
偕先生方幅齒遇今之銘先生與小遜相悲抑又相慰
也銘曰諸身嗇而後則豐天道譬請張弓實蘊而名則
隆人事譬諸鼓鐘厥有女士以匹儒宗如鳳與凰和鳴
肅雝亦旣象只楊橋之峰相彼鬱芊永作爾宮望者以
爲岱之松嶧之桐而先生視之亦猶淮南之桂叢與少
陵滾水之西東

虛宇張公墓誌銘

吾讀張子天如所爲其尊人虛宇公狀惻焉傷之曰嗟乎此公所深痛而不忍言也雖然公不忍言而天如言之爲人弟與爲人子亦各以其義也昔屈子作離騷高自譽以餐英飲露攬蒹紉蘭而于人則目之曰菴菴曰蕭艾一篇中凡數見焉然龍門史以爲近小雅之怨誹而不亂蓋孤憤之言一本乎忠孝之摯故其見義遠而稱物芳也嗟乎吾乃以覩天如且以徵公矣公諱翼之字虛宇其號父贈尚書筠泉公母方太夫人生三

子公爲季公具至性善爲婉轉以娛其兩尊人幾如樂
正子春所云減一衣則脫然愈增一衣則脫然愈者而
又善推兩尊人好行其德之意婉轉以及于里中兒里
中兒藉藉頌兩尊人兩尊人長者憐之筠泉公晚耽山
聞則益喜且水公爲大治園沼名花殊卉葱青相糾筠泉公摩娑觴
咏手題燕憇水竹二額以志樂旣筠泉公沒公偕大司
空周旋其間猶優然愜然低徊留之不忍去也事二兄
愛而共仲兄襄宇公天婦相繼歿無子有三女穉而孀
公撫哭極哀傾身任其喪先後爲諸女擇嘉耦豐資裝

遣之于大司空每事克讓嘗從彤家筮得善地將營菟
裘矣聞大司空心欲之則讓同里張某田稱上腴公業
予價二百金聞大司空心欲之則又讓有大司空近墓
田五十餘畝近宅地值千緡聞大司空有意方幅而不
言則又讓蓋公百計祈適大司空意而于大司空氣勢
實無有也當司空任兵垣諸附熱者延頸媒致公公聞
聲引匿去妻故多武功子弟歲時餉遺雖一算器必却
之曰恐其居我爲奇貨耳公意于司空兄弟間可無愧
小宛卽司空初亦謂吾兄弟當白首歡也而謗波交沸

憂思如結至病中猶時悸曰司空怒我嗟乎吾愈見公兄弟之性矣公元配陸孺人嚴苦治生佐公于嗇尋以中道夭公痛絕誓不娶追方太夫人命續今潘孺人而厚陸氏宗黨有加曰吾以存吾故劔之思也公當司空未舉孝廉業起家比素封而公不務爲殖專務慷慨拯人阨困其以舌拯人者爲兩富人許某姜某許某坐墜誤傅死法公因所知龐茂才一語立爲白於縉紳某公出之姜某扶公家園丁歿顯而饗者相爭爲之主公晒曰奴固自有主勿暴骨足矣爭者慙而解姜卒以完其以橐拯人者如贖隣人朱某於傭脫歌者雷某於訟瞽人某於辟費多不貲公悉呼床頭咄嗟應之有龔某所居爲公家舊地願推還公公感其義不受益多予之金曰聊助君息也其有受公恩終負公而公終拯之無倦者如玉峰周某某知公與先達某公善願介公奉困粟爲某公壽幸得補博士弟子事後寒盟公代償之不責一錢姻親武舉某貧無立錫公假百金俾治生立耗於酒人博徒之手而悍不受責至舉几上硯擲公幾破額公一晒置之外戚陸某資公千金游青齊間息數倍更匿

其資公呼某子爲裂券而飲以酒市人杜某僦公舍以居負僦直凡二百金公間厲聲色某故衣敝衣携破篋挾魚兩頭韭數本來見公怒然如不安坐更用好言慰之去大都公爲德而甘人欺且侮類若此萬曆十六七年歲大歉公具糜活餓者無筭有賣金而見竊者慟欲死公倍贈之不問其姓名性雅不喜浮屠說偶游西郊一僧以蘭若請立捐二百金畀之至今行者蔭居者施皆公遺惠也公身後遺券書盈篋計徵債可千餘金諸子體公意悉燒券書無所問論者謂公有世德云所恨

公存亡生歿爲窮窘委命而昧心者更朋起而阱之有門下客某能星家言兼爲秦聲公哀其露處室之稍成家已引而進于司空司空喜收諸下坐爲暱客公又與司空各資五百金爲治生產客旣次第完司空負心冀獨負公之半而寃不能無內愧公日夜短公于司空司空意動一二司空親信僕復從中文致其事于是諸與公隙者相與利爪牙鼓而前而公終歲困葛藟矣然所爲與公隙者如曹某韓某陸某非公故人子負公金則以硤瘠罔公獲倍值者也而耽耽魚肉公陰購犬猾陽

持司空所判赫蹠書便立意擠公萬仞之壑賴州大夫王

公剛明燭其誣則又厚集徒黨連牘誑大中丞以下事

皆下王公王公擬按律以其罪罪之公至爲搏頽請減

比而羣猾意猶未釋公謀益窘益陰一訟株連幾十年

諸隙宍有絀而自悔者公召羣猾語君毒我深矣于諸

君亦有絲毫利益否乃解裝代爲輸罪名而察其宕失

業者周之羣猾大愧服訟始解訟解而公之家垂破疾

亦遂不可起矣一生樹德不望樹桃李乃轉樹荆棘嗟

乎爲善者悲哉然吾聞公沒時友屬親故與生平一而

交多相視飲泣有族子某某仰公爲生者有族兄某以

嗜利背負公不敢見者有族甥湯某梁某戚屬陸某方

某夙衣食於公者或哭失明或慙不欲生或生計窘澁

遂邑邑死昔公甫文伯之喪內人皆行哭失聲而朋友

諸臣未有出涕者敬姜爲據床不哭如婁人于公不惟

哭之而又爲之死嗟乎其亦可以勸天下之爲善者矣

公少警悟善讀書苦羸疾棄經生言而尚讀史二十一

史及綱目通鑑手冊鉛成錄間與人策事得勝以爲快

今去公十餘年而天如遯入史館稱名史臣公爲諸子

擇師如龐君方君並篤行君子病而醫歿而殯殯而月
致穀帛卹其家甚有無子者爲置宜子之媵以延其似
續晚年椒聊旣繁分宅授館公往來周視惟恐饔飧之
不飭以開展于賓塾卽丙夜諸子吾伊聲未息公不敢
入內卧也蓋一時婁上言能禮師者必歸公今有子十
人相次爲名諸生而天如執日月羽而先之公所食讀
書敬士報則已粲然無僭矣嗟乎誰謂善終不可爲也
公生嘉靖丙辰四月三日卒萬曆丁巳四月四日得年
六十有二元配陸孺人里中陸公女繼潘孺人茂才潘

公女側室三爲葉孺人汪孺人金孺人子姓嫁娶皆名
族天如兄弟以乙亥九月葬公于新阡而屬余記其麗
牲片石計詎丁巳十七年矣諸子實痛公易簣之言而
隱忍需一命以至此久也吾少則聞吳門士大夫多稱
大司空旣登朝讀其兵垣諸疏勲績故表表人耳目者
豈其兄弟不綽綽有裕而交相爲瘡乎人之無良間其
好而益之尤司空或亦以爲予季之他山而不知公之
顛連侘傺乃極于斯也怨靈脩之浩蕩終不察夫人心
公能無憾哉天如兄弟能無憾哉茲者天如兄弟疊跡

摩天而大司空與公相遇九京悉公至行把臂驩如巧
言所爲致歎於孔其巷伯所爲興嗟於太甚知不獨天
如兄弟之齒切也嗟乎念及此卽天如亦且爲公深痛
而不忍言矣吾特志公事而系之銘以慰公銘曰爲
司空弟未保厥歡然孰推波而助之瀾爲太史父未振
厥徽然孰蘊玉而含之暉公生而死者生何必布衣不
重於公卿公歿而生者歿何必口碑不尊於廟祀吾欽
素風泐其玄宮亦永以爲之鼓鍾

吳振錫墓誌銘

憶歲戊申余兄弟就學使者試友生輩擊節賞家仲試
牘謂迥出余上而家仲竟落弟子藉案發時余方同家
君子游武林學使者又遠駐句曲家仲將謁而請之呼
諸蒼頭從行無應者吳君振錫扼擘不平攜一襖被偕
家仲往危磴萋祁蹇驢欲蹶振錫身掖家仲崎嶇叢棘
中幾於兩人影相弔也余嘗謂振錫他日爲君作傳當
書此爲佳話第一而振錫今果爲泉下人矣余不誌振
錫其誰知振錫之誼且何以勸世之爲誼者振錫名國

仕字君用高祖崇登弘治戊午南賢書曾祖江邑諸生
再傳至錫州翁繼道是爲振錫之父振錫幼而見背依
王父左橋翁隱於市長而慕悅賢豪雅游于高門縣簿
諸高門縣簿亦爭易衣改席迎之然君絕不借以較轆
人而借以卵翼人臨海越畸何公令吾錫今許中丞定
于方爲吏部郎令公因君得締交中丞相得驩甚願分
俸百金爲君母壽君固引匿竟不肯見邑觀察方堯賈
公遇君特厚南北宦游多以家棟託君當觀察兩浙時
嘗一邀致君虎林官署自譚風月外未嘗恩片言也觀

察後語余爲翻覆嗟重久之君聞人阨困不愛其軀有
貧交以緩急叩雖囊澁必婉轉以應應而或負負而又
叩且有親下石君而仍倚君外府者君又輒婉轉應之
甲戌夏余歸沐里門值米價翔貴縣胥挾檄文責平價
民洶洶欲變市幾罷余亟呼君謀曰得一二富家好行
其德者吾邑貼席矣君褫襪走赤日中遍籲所知舌與
足俱繭卒賴以濟亡何值童子科試吾邑所登額視毘
陵縮十之三余擬爲諸寒士請得方幅齒遇則又以屬
君君又一日夜遍籲所知獲削牘以往坐差池未得請

然君所爲趨人之急甚已之私亦旣足暴於閭里矣君脩軀皤腹鬚眉戟張而奉母高孺人恒作孺子嬉孺人周六表君多從名人致侑觴之詞懸於四筵門外時麟麟聞長者車至孺人爲破顏一笑則君亦一笑私念生窶貧幸藉諸公光寵其母心怦怦恐不得當也君夙多樗蒲博塞之娛余每爲厲聲規切君心憚余直則佯向余矢禁嚴甚而性所好終不能易紈袴子朋爲穀以齧君君墮其穀數負博進窘不自脫者屢矣而怡然置之自共曰明知鼠輩見賣然與賣人寧賣于人耳至玉壺

金滕諸戲君不深會率饒闇解余曩見富貴家客多守邊遜道以媚其主人者君獨侃侃無少讓甚或爭得一子爲快樂余數日不見輒謔君曰此老倔疆猶昔否君聞之更莞爾自喜君故不善經營生產會有天幸兼以交游之藉稍稍具田宅間不免蓬心規致機利必以金注而婚且有蒙惡聲者里中人或因此詬訾君然詎可掩君生平吾夫子聞人一善忘其百非而况燉節殊行堪更僕而數如君者乎鮑梅山之傳於北地也查八十之傳於新安也皆市廛而爲賢豪間游卽以其賢豪間

游顯也君所可稱述多於兩生而余苦無北地新安之筆以發之然如余前所列君事卽不必北地新安者傳之亦傳矣吾邑少年之雋有黃子漢臣是後之能爲北地新安者其目君曰振錫多貴交然每受人欺而未始欺一人多富交然每受人負而未始負一人嗟乎此亦君論定之日哉君生萬曆癸未三月七日卒崇禎甲戌閏八月十八日得年僅五十二娶高繼張子一邑庠生禰友娶滕繼季女一幼未字禰友少負慧振錫竒愛之不厭嘻嘻至延師課讀語與淚偕不厭嗃嗃嘗署其坐

室云現在福積自祖宗不可不惜將來福貽之子孫不可不培嗟乎吾逾以覩君之志也禰友將以乙亥十月癸卯葬君而手高遠度氏之狀屬余誌且銘乃余誌君多狀所未詳者亦以徵余兄弟知君實深非無見于童子而爲解通國之嘲者爾銘曰 有幸汝歿有惜汝死其瑜可指其瑕亦可指誰始橘而終枳錦其外而絮其裏人之所喜汝之所鄙彼悠悠者其何有于汝百年之里

華母秦太安人墓誌銘

吾邑華氏世以名聞著於人倫明德幽光珠聯璧合而
一時兄弟並起弘闡正學爲後進標表者有燕超龍超
鳳超三君子三十年來鶩湖片席同於閩雒然所以成
之者母秦太安人教也龍超兄弟之推功太安人也曰
自吾父癸卯歿於金陵吾母痛絕不欲生勉存一息以
教吾兄弟吾兄弟甘苦燥濕至出入言動無不縈吾母
之懷也亟亟乎勗之善如饑如渴惟恐不前廩廩乎惕
之不善如溺如焚惟恐不免欲令親善人如引之芝蘭

之室而襲其芬也戒無或卽匪人如置之枳棘之叢而去其刺也吾兄弟或他出必問何徃徃而返問所與賢卽頻不厭不者雖不形諂讓恒竟日無歡容居恒詢書中某忠某孝某潔廉而寬厚可風世礪物者間舉一二側耳忘倦其以逆節悖行著者語次意色艷然恨不卽斧加之好善嫉惡至於耄不衰吾兄弟擇地而蹈得無失足者吾母母之而父且師之也余聞而憮然太息君子小人之品蒼素也其於世則荼薺也喜軟美嫌苦勁曲江不免况閭閻見聞而有如太安人之了了者乎昔

秦媿教四子二女動有矩法子白母請客客至無賢者怒責之兄弟卒爲名士其教流於三世廬陵之志南陽縣君也曰聖俞與士大夫語君多從戶屏竊聽能辨其人賢否賢則悅否則嘆自昔賢媛之相其夫子與教其子未有不惓惓於善不善之間者也嗟乎若太安人其無忝徽音矣太安人系出淮海先生十二傳至遜軒公始徙玄文里其子孫如脩敬養恬樂易諸先生皆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樂易生漱泉公漳漱泉生虹濱公木官陝西苑馬寺監正配贈安人錢氏實生太安人太安

人生而靜好肅不聞聲虹濱公私自慶曰是無愧吾家女矣十六歸吧望公姑周安人已見背事其翁觀察豫庵公惟謹豫庵公清畏人知富貴家女難爲婦而太安人能爲婦吧望公砥節如伯鸞衣綺縞傳粉墨者難爲偶而太安人能爲偶豫庵公晚病痰多謝客屏居太安人時所欲而敬進之幾以一七箸增損爲俞扁吧望公性伉爽不耐欵曲太安人又時時以婉言霽色爲韋弦於是豫庵公父子交相慶曰是無愧吾家婦矣尊行若豫庵公者數十人兄弟行若吧望公與其爲姑姊妹妯

娒者又數十人太安人一以柔順承之悃悃將之人人謂得太安人歡交相慶曰是無愧吾家女師矣虹濱公產中削晚又失聰吧望公爲營菟裘於室西偏太安人奉之無異其奉豫庵公而虹濱公忘貧且復忘耄弟芥舟公少太安人三歲暮年逾深嬰孺之好一味不分甘輒爲輟箸見饑寒者老而婢獨無依者惻然與分痛求必應求而數亦必數應御臧獲未嘗盡其力勞則倍賜之曰吾念彼亦人子耳於是宗內外無論大小上下頌如一口曰是真無愧吾淮海家女貞固家婦矣太安人

以鳳超官工部主事拜覃恩封退抑乃逾於未封時平日持滿而思其槩爲諸子惜力惜費又逾於屺望公在時事或可已不已必諄諄引不節之嗟以戒曰尊酌者衆則速盡若輩慎之自奉簋不過貳曰願兒曹以志養也衣敝至縣結未忍棄曰愧夫喜新而厭其故也蓋太安人貴不忘儉如此然性好義禮樂施賑聞同善有會則喜聞掩一骼起一瘠則喜聞早蝗相踵能率先倡濟則又喜曰此清白家金錫圭璧也至於歲時之祀潔脩馨膳卽筐筥不以其虔不敢安或嘉賓時至暨師友擁

臯比其家者適館授粲卽寒燠不以其宜不敢安蓋太安人儉不忘德又如此太安人曰吾向正慮兒曹以有限委無益耳見善必爲傾筐無吝而敢力與費之是惜乎嗟乎太安人於是遠矣吾每見一二素封多積厚亡甘毳之供不逮於室以外有無之共不逮於堂以外甚者寔貧不能分醉飽之餘昆友不能分歌舞之餘懷鳩自毒名敗而實隨之旋視向所得失孰多也嗟乎太安人於是遠矣太安人黽勉爲善身有之以示無言之教於諸子而諸子奉之立身立朝以受無形聲之視聽於

太安人往燕超用孝廉司諭安平慕劉靜之先生賢而
及其尊人爲推擇鄉祭酒者五至貪人敗類鋤之不遺
餘力迄今安平士思其教俎豆之比畏壘之庚桑當逆
璫肆虐於高忠憲公鳳超初第官京師毅然請休沐不
俟終日策蹇相隨而南方是時無論一進賢冠卽其胸
中寧存此七尺哉今宇內讀其建白諸疏望其人以爲
高岡之鳳名縣諸日月不朽也太安人之教寧止流於
三世而南陽縣君之所賢否又何足當太安人之識鑒
乎嗟乎太安人於是遠矣太安人自喪屺望公已一喪

介婦再喪冢子三再喪冢孫悼往休來懷抱爲傷或猶
以疑太安人善報然三十年間二子著聲宦路而龍超
以第五之名逡巡謝明經之對以娛太安人膝下從事
未老與處子無營太安人固已兼有其樂假令鳳超靡
鹽終羈望雲子舍太安人時北向以思游子欲如今日
白華絳趺兄弟自相磨錯而太安人時聆忠孝廉潔寬
厚之談怡然如餐至垂歿仍不失德星之聚又可得耶
然則天所虧於太安人者少而所以成太安人者多矣
太安人生嘉靖戊午八月卒崇禎庚辰十一月配屺望

公諱復吉字无妄晚更號二庵贈承德郎工部主事子
三允謀卽燕超娶鄭允誼卽龍超娶顧允誠卽鳳超娶
談女四人孫男十四人孫女十人曾孫男二十三人曾
孫女十七人太安人一身而椒聊蕃實孫曾繞前姻聯
之盛萃於甲族此亦近時所罕儷者龍超兄弟卜庚辰
十二月癸酉奉太安人與岷望公合葬於觀察公之右
穆雖慮時事叵測然三月而葬亦猶行古之道也余習
龍超兄弟深且久知太安人隱德爲志其大以勸天下
之好善如太安人者而系之銘曰
好賢如緇衣惡惡

如巷伯清評寄一綫而乃在中幃家世雖華胄雅意敦
潔白庭有三玉壺冰心總堪摘服膺佩慈規陳義同書
冊鬱葱望嶢嶢是惟千秋宅嚴霜夷荆榛和風茂松栢
長與善氣偕於以瑞窀穸繼今後之人螿螿斯男百避
俗恒若緇寶身恒若璧遺訓不可磨視此麗牲石

圖書

程